



特别策划

分数之上，守望教育的温度

当高考倒计时不足100天，湖北随州一所中学“把错题当亲人，打赢错题歼灭战”的标语与深圳一位校长“不拆鸟巢”的回信，引发公众对“育分”与“育人”的思考。本期呈现教育同行的观点，同时邀请“不拆鸟巢”的袁卫星校长撰文。这篇文章既有教育管理者基于生命立场的理念阐述，也有同行从不同视角的理性辨析，更有学生走出高考后的真切回望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分数之外还能给学生留下什么，当家校社能够共同守护育人的初心，教育才能真正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。

校长应关切

当下教育不缺常识、需要共识

袁卫星

最近一段时间，本人婉拒高三学生拆鸟巢请求的回信在全网引起热议，始料未及。作为一名校长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事件本身，更不要过度关注我，而多讨论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问题。《中国教师报》邀我作一次深度思考，也是给了我一个复盘的机会。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折射出一个大问题：当下教育最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资源、更新的技术，还有一种共识——关于何为教育、何以教育、教育为何的共识。只有形成共识才能凝聚家校社合力，让教育回归常识、遵循规律，从“育分”走向“育人”。

何为教育？唤醒生命的事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中开宗明义：“教育，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，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、生命内涵的领悟、意志行为的规范，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，使他们自由地生成，并启迪其自由天性。”

何为教育？教育不是制造、不是训练，甚至不是单纯的传授。教育首先是一种唤醒，唤醒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觉知，唤醒人对世界的敬畏与好奇，唤醒人内心深处向善向美的本能。

生命有其节律。鸟儿不会因为学生要高考而改变自己的节律。同样，孩子的成长也有其节律：有的早慧，有的晚成；有的擅长逻辑，有的偏爱艺术。用同一把尺子丈量所有生命，那不是教育，真正的教育是让每个生命按照自己的节律自由生长。

何以教育？遵循生命的规律。

遵循教育规律就是遵循生命成长的规律。在朱永新教授指导下，我们提出并践行“新生命教育”：以“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”为核心理念，以人的生命成长为主线，围绕人的自然生命、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展开教育，引导学生珍惜生命、热爱生活、幸福人生，拓展生命的长、宽、高，让有限生命实现最大价值。

人的生命有三重属性：自然生命——生命的长度；社会生命——生命的宽度；精神生命——生命的高度。珍惜生命、热爱生活、幸福人生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孩子要成人成才，离不开五个系统的健全发育：体格系统、知识系统、能力系统、审美系统、价值系统。分数教育的弊端在于过度强调知识系统和能力系统，对其

他三个系统有所忽略。而即使是备受重视的知识系统，有时候也是死知识而不是活知识；能力系统也不完整，生命成长所需的生存能力、生活能力往往比较匮乏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们不过放任何一次生命教育的契机：台风“山竹”来时寄语学生“心存敬畏”；校鸭啃食睡莲时向全校“求助”征集管理办法；锄禾园西瓜熟了，请专家开讲“西瓜课”。这些看似与考试无关，却关乎一个孩子能否成为完整的人、幸福的人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教育为何？从“育分”走向“育人”。

教育要从“育分”走向“育人”，这句话说了很多年，但要达成共识和落地不容易。真正的共识是什么？是学校、家长、社会都认识到：分数只是教育的“副产品”，孩子的身心健康、品格修养、生命态度才是“主业”。仅有分数，品德不好会成为危险品，心理脆弱会成为易碎品。大家都明白：一个孩子即使考了满分，如果对生命冷漠、对他人无情、对困难退缩，教育依然是失败的。大家都相信：每个孩子都有无限潜能，教育不是筛选，而是成全。

回到拆鸟巢这件事。收到学生的信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。我们给受影响较大的女生宿舍的学生买了降噪耳塞，也让后勤部门试着用人工鸟巢吸引鸟儿转移场所，同时召开“学生民主课议会”，邀请中山大学生态学专家与学生一起寻找解决办法。但我同时感觉到这背后有一个共性问题——此时有人嫌鸟鸣，彼时就有人嫌蛙叫、蝉鸣、宿舍同学呼噜声，甚至监考老师的一次走动都会成为干扰。作为校长，我有义务引导学生理解：世界不会为某个人而暂停。世界是多元共存的，它从来不是为某个人量身定制的。一个人真正的强大，是内心的强大，不是让世界永远安静，而是在喧嚣中依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。

我想用我的婉拒传递并希望形成这样一种共识：教育是关乎生命的事业，教育要回归常识，遵循规律，从“育分”走向“育人”。当然，仅靠一所学校远远不够。我们需要家长的理解、社会的支持、政策的引导。当家校社形成合力，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从“做题郎”变回“读书郎”，从“考试机器”变回“生命主体”。

（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，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中学（集团）党委书记、校长）

同行深论证

当“把错题当亲人，打赢错题歼灭战”的标语与“不拆鸟巢”的回信同时进入视野，我看到的并非两种教育姿态的对立，而是应试压力下对“温柔教育”的误读：我们一边批判“歼灭战”式语言的粗暴，一边又将“不拆鸟巢”式的温情视为疗愈解药，却忽略了教育不只是用温柔的语言缓解焦虑，更是现实框架下直面成长的困境。

“打赢错题歼灭战”的争议不在“歼灭”二字的攻击性，而在其背后被功利绑架的教育目标——即便将标语替换为“与错题温柔和解”，只要评价体系仍以分数为核心，这种“人”与“题”的对抗就不会消失。

“把错题当亲人”的温情前缀，本质是被包装的“必须消灭错误”的功利心态。错题不再是知识漏洞的信号，而是通往高分、大学的障碍。学生不再是探索者，而是要在题海中冲

百日冲刺的余温尚未散尽，“打一场错题歼灭战”的焦虑已然甚嚣尘上。在这场喧嚣之中，深圳一位校长的回信给紧绷的备考季带来一股清流：“教育的终极目标，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。”

一条以“歼灭战”式的对抗性语言强化紧张感，一句以温润而坚定的态度传递从容。同样是面对高考，为何管理者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？背后是教育理念的差异。

一种理念将教育视为“冲刺跑”，认为高考是终点，一切手段只要能提高分数就值得采用。在这种逻辑下，“歼灭战”式的标语就有了正当性。然而，这种短视的做法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：一是人的成长有其不可逾越的节律，没有一种作物可以省略春天直达秋天，也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跨越童年直奔成年。二是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，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学

最近，两则关于高三备考的消息让许多人心里起了波澜。

同样是面对高考压力，校园里却有两种声音：一种是管理者用对抗性语言，试图将压力转化为破釜沉舟的动力；另一种是管理者在压力的缝隙里，为学生推开一扇看见生命、与世界共处的窗。我们很容易被后者的从容与智慧打动，因为它守护了教育超越功利的育人本色。

赞赏之余，一个更深的问题需要被看见：如果学生所有的具体困扰都以生命教育或学会适应的名义被搁置，教育是否会走向另一种极端？如果与世界相处仅仅被理解为被动的顺从，那么年轻人主动表达、寻求改善的锐气又该置于何地？

这正是此事值得细究之处。校长的回信之所以有力，不在于简单拒绝了学生，而在于拒绝的理由是基于

不久前，我收到学校办公室传来的一份市政府12345平台信访件：有市民反映，校园内有多只流浪猫，每天嚎叫，严重影响孩子学习，尤其是高三学生晚自习受到的影响更大，要求有关部门和学校尽快处理。这一问题，与近日深圳一高三学子请求拆除校园鸟巢一事如出一辙。在“高考至上”的逻辑里，一切与分数无关的生命律动似乎都该让路。

人的需求与自然规律如何调和？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如何取舍？以爱之名的保护与真正的赋能如何区分？这三个问题，叩

我们总想解决一切

贺洁

刺的战斗者。语言再有温度，仍旧掩盖不了目标的冰冷。

“教育的终极目标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”之说固然正确、动人，之所以刷屏，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理想教育的想象——在应试重压下仍有人愿意谈论与万物共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份温柔是教育格局的体现，也是对现实困境的温和回避。

当高三学生因备考压力请求拆除鸟巢时，其核心诉求恐怕并非仅仅讨厌鸟鸣，而是“我需要安静的环境缓解备考焦虑”。回信用充满诗意的教育理想，巧妙绕开了学生的

还给孩子世界的原貌

裴伟国

生，明天学生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世界。另一种理念则将教育视为“马拉松”，相信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分数，而是人的完整成长。

“把错题当亲人，打赢错题歼灭战”，这条标语的初衷或许是让学生重视错题。然而细读之下，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：前半句倡导“当亲人”般的亲近与接纳，后半句却要求“歼灭”式的对抗与消灭。错题究竟是亲人还是敌人？这种价值上的撕裂，暴露了标语制定者内心的焦虑。

在高考备受重视的背景下，“歼灭战”式的口号流行并不意外，但这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认知偏差：将学习异化为战斗，把成长窄化为胜负，导

致学生的神经时刻处于紧绷之中。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长期处于高焦虑状态的学习者，其认知灵活性会显著下降，创造力受到抑制。当学生被反复灌输“你正在打一场仗”时，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从容，更是与知识建立深层连接的能力。

相比之下，管理者“不拆鸟巢”的回信展现了格局。学生因备考压力写信建议“拆除鸟巢”，让鸟鸣不再干扰学习。校长没有迎合这种焦虑，而是给予深情回应。这封回信的力量在于同时做到了两件事：体谅学生的焦虑，承认压力的真实存在；以坚定而不失温柔的方式，引导学生走向更开阔的认知。有人质疑此举“不解学生疾苦”。

生命教育不应只是将来时

傅勇

对另一个生命生存权的尊重，信中说过的与世界相处是积极的、包含智慧的背景音以学会放松。校长将问题转化成一堂关于生命节律、自我调适与内心秩序的生命课。生命教育的目标，正是培养能在复杂现实中明辨是非并尝试创造性应对的智者，而不是培养对一切逆来顺受的人。

因此，理想的回应当兼具理念的高度与管理的精度。校长的回应信展现了前者，值得肯定。而后者，则意味着在坚持不伤害生命这一底线之上，正视学生诉求的合理性——持续的噪音在备考季确是困扰。对

此，一种建设性的思路是探索在不惊扰鸟类的前提下，用温和的物理方法引导；为受影响学生提供临时的安静的空间。这种尝试的教育价值远大于简单的拆或不拆。它本身就是一堂更深刻的实践课，教会学生在尊重生命与解决现实问题之间存在一个需要智慧、协商与创造力去填补的空间，而这正是推动教育进步的力量。

作为教师，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升学的压力，但可以成为教室微气候的营造者。这片微气候，不是要求学生无条件适应一切高压区，也不是空谈理想却无视现实的真空区，应该是一

保护过度 终成伤害

揭景军

问着每一位教育者。临近高考，时间紧、压力大，家长和学生的焦虑真实而具体，任何干扰都可能被放大为影响前途的大事。然而，猫叫是求偶、呼应同伴的天性，不会因为高三学子而改变；世界不会为高考学子静音，校园不只有师生活动，还是其他生命的家园。教育要教给学生的从来不是消灭干扰，而是学会与环境共生、与自然相处。

如果我们真的处理了流浪猫，表面上解决了扰民问题，实则在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：当外部世界与我的需求发生冲突时，我可以要求世界为我让路。这不是教育，这是以爱之名对万事万物的伤害。

当下一些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之所以被人诟病，根源就在于这种过度保护。为了让孩子安心读书，家长追逐学区房、在学校旁租房、辞职陪读；孩子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父亲母亲、爷爷奶奶甘当保姆；学校一切围着成绩转，与学习无关的活动毕业班一律不参与……究其根源，是“唯分数论”“重成绩轻素质”“重短期轻长远”等错误政绩观、教育观在作祟。

这些看似为了孩子好的举措，反而让他们过度依赖、丧失自理能力，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走极端；为了学习、成功可以不择手段，最终可能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当我们把孩子置于一个被精心过滤掉一切

外界干扰时，我们是倾听他们的压力、提供实际帮助，还是动辄“上价值”？我们对学生的爱不仅在字里行间，更在每一次具体的回应与行动中。

我们都知道高考不是教育的终点，都懂得分数不是成长的全部。但是，学校的评价体系、根据学生高考成绩制定的绩效奖金判定标准，是否遵从了这样的逻辑？

“错题歼灭战”与“不拆鸟巢”，人们批判前者、赞美后者，却忽略了两者本质上都没有跳出一个行为框架——当我们总想解决一切问题时，不管用怎样的温柔去安抚，都不如承认高考的压力，并与学生一起寻找疏解方案。也许最终问题还是没解决，但我们与孩子一起努力论证过、尝试过，岂不同样美好？

（作者单位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清河分校）

恰恰相反，这是在学生的人生关键时刻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契机，教会学生一门比分数更重要的功课——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。如果学校直接拆除鸟巢，学生获得了短暂的安静，却可能从此埋下一个危险的认知：凡是我认为干扰的东西，都可以被清除。这种认知一旦固化，未来面对无法拆除的种种挑战，又将如何自处？

多年以后，当这个孩子走入社会，面对无法改变的困境时，或许会想起校长那句温暖的话，从而选择接纳而非对抗、共处而非消灭，不在精神内耗中消磨时光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让学生在真实的世界中长大，是每个教育人都应遵循的理念之一。然而，尊重成长的规律说起来简单，却恰恰是最容易被遗忘的教育常识。

（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教师发展中心）

片安全的实验场——在这里，学生的诉求能被认真倾听，他们的困扰能被真切体察，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则成为我们共同学习如何尊重边界、运用智慧、在约束中创新的成长旅程。

无论学习还是教育教学，路途上必然伴随压力，但这片园地不能只有硝烟。我们最终要传递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布满假想敌、需要时刻备战的世界图景，而是一个可以理解、可以对话、可以安然栖居，也允许并鼓励他们善意改进的天地。

生命教育不是一个要等到高考后、一切顺遂时才开启的将来时。它就在现在，就在每一次我们回应学生具体困扰的方式中。这份在当下、及时的引导，就是孩子未来行走世界时最需要的底气与从容。

（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）

干扰的真空环境，自以为是在保护他们，实则是在剥夺他们与世界对话的能力。

杜威说，教育即生活。可如果我们把教育从生活中剥离，只留下分数这一个维度，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考试机器，而非人格健全的人。每一个生命的韧性，恰恰是在应对不完美中生长的。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，其成长不是在温室里完成，而是在直面困境、与生活和解的过程中实现的。这堂生命教育课，正是对抗教育异化的良药。

人不是学习的机器，分数不是学生的命根。学校教育应教会学生与世间万物共生共长，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学生成长的必修课。生活除了猫叫，还有鸟鸣、虫唱、流水潺潺……愿成年人和孩子都能听懂这些声音，愿每一个孩子既可安静备考，又能感知周边的美好。（作者单位系江西省临川第二中学）

学生诉衷肠

请多点贴近学生的烟火气

刘宜涵

直到今天，我仍能嗅到高三时校园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息，学校的每一处标语、老师的每一次回应，看似微小，却深深影响我的心情。湖北某中学“错题歼灭战”的标语与深圳一位校长“不拆鸟巢”的回信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让走出高考、步入大学的我感到颇深。

高三时，我也曾听到过类似的豪情壮志，它们让我神经紧绷，愈发畏惧犯错、抵触改错。这种文字游戏式的激励虽能短期激发斗志，却在无形中放大了备考焦虑，也消耗着学习热情。如今再看“把错题当亲人，打赢错题歼灭战”，虽然学校初衷是激励学生重视错题，火力全开、提振士气，然而“歼灭战”三个字却让我生出熟悉的压抑感。

高三时，我也曾对细微噪音极度敏感，迫切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所以现在特别理解那位写信的学生。对于学生的诉求，深圳那位校长说：“教育的终极目标，不是让世界适应我们，而是让我们学会与世界相处。”这封回信满是温情与智慧，但作为过来人，我也很期待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。就像高三那年，学部没有抛出空洞的口号，而

是为我们设立专属午休时间，在走廊张贴静音警示牌，叮嘱其他年级同学轻声细语。这份具体的关怀，比深刻的道理更能缓解焦虑，也让我明白，教育的温度就藏在换位思考的体谅里。

高三时，我们不需要“歼灭战”式的鞭策，也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说教，只渴望被看见、被理解。标语与回信虽各有善意与格局，却少了点贴近学生的烟火气。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既有前行动力又有喘息空间的具体关怀，一段简短、明确、及时的回应足以聊慰人心。

未来的我如果成为一名教师，会选择用更自然的节奏陪学生度过这段紧张的学习旅程。我会和他们一起，对那些吵闹的毛病快吐槽，分享哪个品牌的降噪耳机效果好……我不否定两所学校管理者的初衷或格局，只希望未来的高三学子能少一些人工添加的对抗性焦虑，少一些借题发挥的演绎，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关怀，多一分安安静静的信任。

教育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，需要边长边大边圆满，不急在高三这一年。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）

